

今天

作者 草明



草明作

今天

—短篇小說選—

光華書店印行

今天

作者 草

明

出版者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哈爾濱·齊齊哈爾 佳木斯

大連 山東 安東

代售處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今天

——短篇小說選——

一	「我們爲了他」.....	一
二	無名女英雄.....	一四
三	糧秣員同志.....	一八
四	史永平是怎樣復仇的.....	二五
五	解放了的「虎列拉」.....	二九
六	今天.....	四五
七	新夫婦.....	五一
八	遺失的笑.....	六二
九	血海深仇.....	八二
十	南溫泉的瘋子.....	九二
十一	陳念慈.....	九九
十二	後記.....	

一 『我們爲了他』

吳老太太不能忘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午。

她家在延安大北門。右隣是四五家土房子，做着一些買賣。——每家門口都擺着一些一目了然的貨物：鹹鹽、乾紅棗、木梳夾子、鐵釘和棉線。其中一家較大的，牆壁上掛着幾個牲口用的籠頭，還掛有兩雙粉紅色的洋襪子和毛巾。

吳老太太家是種莊稼的，她的家門特別破爛，這時節莊稼都下來了，糧食打好了，大兒子和十四歲的小兒子，趕了一條毛驢上外縣去做買賣。她領着媳婦來家裡做活。

天氣已有點寒冷，她早就穿上了她的破棉襖。這一天，太陽照落在她門前的時候，她便端了一把矮凳，坐在那兒納鞋底。

她門前臨着大道，大道下去是一道平平的土坡，和寬闊的河灘，嘩嘩不息的延河順着河灘往東奔流。對岸山坡，是遶長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的所在地。王家坪拐左，是通川口去的大道；右面拐彎却是楊家嶺。——毛主席住在那兒。

運輸的牲口群，那清脆的鈴聲纏繞着山道，混合着那急流的延水響聲，成了一種悅耳的合奏。這種合奏，增加了陝北人民對生活的愛戀，吆喝牲口的腳夫，都是他們生活裡天才的詩人，他們把自己的見識，慾望，和感情編進再也唱不完的，多樣的『順天遊

「調子裡。那些調調很高亢，忽然又很低沉；那波浪式的音節，波浪式的情感，充分顯示人們準備付出一切去越過層層不絕的山頭，衝破落後和貧瘠與敵人的封鎖。」

吳老太太很喜愛這些山歌。自從共產黨來了陝北，分得了土地以後，她自己也編了許多歌來歌頌紅軍（七七以前，陝北人民把八路軍叫紅軍）歌頌毛主席。這時候，她坐下來一面納鞋底，一面低聲唱起來：

你別瞧他掛的破長槍，

你別瞧他穿的破衣裳；

三人五人近他不得，

打起仗來勢實難當。

她又換一個調調唱道：

毛主席好比咱親娘，

他比親娘樣樣強。

自古當官誰不貪財，

他對錢財不喜愛。

從來土地屬地主，

莊稼人兒白辛苦。

毛澤東來主張高，

分了土地打土家。

她的暗啞的聲音，突然給一個高大的人兒所擾亂。她面前站立了一個高大的紅軍，遠處還有一些掛盒子的人。那個高大的紅軍，穿的是舊的灰軍服，兩管袖子都給紙烟燒上了好幾個窟窿。他站的是背陽，而且她因年老，眼睛有點花，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據估計，對方大約有四十多歲了，她正遲緩地打量着對方時，他却開口了：

『老大娘，您好呀？』

『好呀？自從紅軍來了陝北，「好」字才上了窮人的口。』

『吃的有吧？』紅軍又用平易的和充滿關心的語調問。

『糧食够了，我們分了三塊半地，一頭驢。只是這個困難啊。』她用手指捏着破碎的棉襖袖子說。

他看了看老太太那襤褸的衣衫，用很短的時間沉思了一下，然後興奮的平伸着兩隻手，堅實的說：

『我們有這個啊，我們有這個啊！有了勞動的手，餓不死，凍不壞，一切問題慢慢都會解決的。只要齊心合力把日本人打退啊，咱中國有了自主權，啥都好辦。』

老人家聽到抗日兩個字，也興奮了，露出開始殘落的門牙叫着：

『一定要把日本人打退。這回老蔣可真沒得賴了，他碰上了毛主席可真沒法。就俾圈裡的欄牛，給套上了牛犢，一吆喝，只好老老實實去犁地。噫，他也該修修身了。如果他打自己人還要打下去，他就會掉進十八層地獄裡，休想翻身！』

『靠咱們自己呀，老大娘，靠老百姓自己呀。人們有了自信、才會勝利。您很好，受苦人都有一付好腦筋。』他幾乎彎下腰來說。

老太太受了褒獎，慚愧地笑了，忙客氣着：

『不中用，老了。要不是共產黨來開開我的腦筋，我還不是個老頑固！我不認識字，沒有看見過毛主席，也沒有聽見過他說話，全比不上別人；不過，我有一雙眼哩，看得見他們所作所爲。我有一付良心哩，會感激他們捨心捨意爲咱受苦人謀利益！』

老太太還要喃喃地說下去，他打算把肚子裡的歡喜和感激都掏出來，傳達給這個一見如故的陌生人。

一個通訊員牽了一匹大紅馬，走近了那位高大的紅軍說了兩句話。那紅軍便回過頭來對着老太太，用那樣簡樸，那樣深刻，而又那麼動人的語調向她辭別：

『那麼，再見吧，老大娘，好好保養您的身體，你會看得見人民最後的勝利的』

她熟悉紅軍的禮節是很簡單的，因此她只稍稍拍一拍她那老邁的軀體，說一聲：『再見！』

那高大偉壯的紅軍沒有騎上馬，還是用平常的大步往河灘那邊走。原先吳老太太沒有注意的那四個掛盒子的紅軍，也緊隨着他後面。

『娘，你和誰說話來，說了那麼半天？』媳婦從屋裡出來，一面放下簾簾，一面抖去身上的白麵問她婆婆。

『我和他說話來呢。』她用手往走不遠的人群一指，『大概是個幹部吧。』

媳婦跟着婆婆的手指望去，又舉起手掌遮着眼睛往前仔細一望，禁不住驚叫起來：

『娘，那是他！娘，那是他！』

老太太受了驚動，緩緩站起來問：

『他是誰？』

『那是毛主席，娘，那是他。我在五一大會上聽過他的報告；動員大會上我也聽過他的報告。』

『那是他？唔，那是他！』老人家跟着喃喃道。媳婦已經不管一切的用她那解放不

久的小脚往前奔跑着，打算計那群人影奔去。老太太顫巍巍地站着，感動得發抖。她搖拽着右臂，不知是在歡送毛主席，還是在惋惜自己輕輕錯過這位時代的偉人！

『那是毛主席！』

『那是毛主席！』

『一點不差，真是他！』

做買賣的人們都從屋裡跑出來，興奮地互相証實那高大的身影就是他們最擁戴的領袖。過路的幾個剛從南方來的知識份子，也熱烈地加入老百姓中間，証實了他們的話，有一個並且說，有一次曾經看見毛主席在地裡和莊稼漢拉話。這裡十來個人聚精會神地遙望着越走越遠的那一群。毛主席已騎上了馬涉過延水，徐徐走向楊家嶺。他那壯碩的影子，好像越遠越大，他的雄偉的豐彩變成了可以捉摸的，具體的光輝，在璀璨的陽光裡交相輝映着。走近了楊家嶺的山坡，這群影子便消失了，但人們彷彿仍看得見這位巨人徐徐地走上山坡，踏進那個傳說二千多年前住過一條龍，現在經過粉刷的古洞裡。這一位素來不被人重視的老太太，立刻成為這群人的中心。其實過去，大會她不願參加，平常宣傳隊到她家時，她也不上勁。她認為女人就該呆在家裡沉默的做活。但和毛主席談了一番話，和獲得大夥的尊敬，她突然起了變化，過去的保守，打開了，沒有被發現的才智，也開始得到發揮。她高談闊論起來了，平常聽來的東西，現在都成為她

自己的了。她並且隱約的覺得，今後她有胆量去擔當任何困難的工作。她坐在人群當中，安閒而驕傲地接受着大夥的羨慕和詢問。

『開頭，我就覺得他的一雙眼睛與衆不同，嗯，灰色的哩，真是超凡！沒有這樣的眼睛，嗯，他咋能把受苦人的苦處看得這樣透！』她直起腰子，年青了十幾年似地描述着。『再說，我看出他的前額很寬，好聰明的腦袋，千千萬萬人想不到的法門，偏他想到了。他的鼻樑很直，那真是——』

『那麼，你說他背着陽，咋能看清他的眼珠子是灰色的呢？』

『別打岔，聽她說來。』

『單憑他那管直鼻樑，就知道他有一顆公道的心。從來的皇帝，那有一個不壓迫老百姓的呢？就是換了民國，又出了個蔣介石，還不是把天下弄得更糟！』

『只有他，一心一意爲咱，咱幾輩子沒有土地的，現在有了土地，有了牛羊。大夥看見的，他自己落得什麼好處呢，吃的和戰士一樣，五分錢一天的菜金，穿的是破衣裳。他父母和兒女，聽說在那邊天天受蔣介石的折磨呢。』

『你們聽說過了，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他遇見了一位快凍死的老太婆，他立刻脫下了自己的羊皮背心，給她穿上，這樣全心全意爲老百姓辦事的人，你們看見過嗎？聽見過嗎？我活到五十三歲，頭一回見到這樣的大人物。……』

這時候，老太太的感情，像每年雨季的山洪，以萬馬奔騰之勢沖激着她的胸膛，震撼着她的心靈，她一面叫着，一面用手擦着感動的眼淚。

『你的話一點不假，』王守楨放下煙斗插嘴說。『聽說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有個幹部走累了，就想在那兒睡三天三夜。毛主席便對他們說：你們好生睡吧，我給你們說個故事聽。他講的故事叫勝利，人們聽完之後便振奮起來，連三個鐘頭的覺都不需要，因為他們人人都要往前爭取勝利。又聽說過草地時，大家都吃野草，吃皮鞋底；下面的人給他準備了一些青麥子麵，可是他把麵粉拿出來給生病的同志吃。』

『地主，提到地主兩個字，誰不害怕，但是共產黨竟把地主治住了。如果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咱不曉得還要受多少輩子的氣！』小學的老先生也摸着鬚鬚讚嘆着。

『我的小脚，還是紅軍來了以後才放開的，統治派多害人。要不是這雙討厭的脚，咱女人還不和男子漢一樣？』媳婦這時候也開口了。但她還沒有說完，却給那個南方人搶去說：

『我們在南方，吃的穿的都好，只是老蔣壓迫人，不叫人抗日，我們就跑到這邊來。這邊什麼都自由。現在想起來，這邊的小米飯雖然粗糙，比在那邊吃魚吃肉都要香得多。怪不得法國人說：不自由，毋寧死！』

『就拿老百姓來說吧，這裡不識字的老太太都懂得大道理；那邊哩，老百姓就不能

受到這種教育。像我們在學校裡，自己學得一點階級的理論，只好悶在肚子裡。當衆一說哩，就要翹辮子。」

另一個南京來的學生用輕蔑的語調描寫蔣介石說：

『老蔣一出門就要坐上他的鐵甲車，生加人行刺他。他的鐵甲車有三部哩，即使刺他也不容易中，真是狡兔有三窟。那裡像我們的毛主席，隨便到街道上走，和老百姓拉話。——』

『毛主席是咱們的哩，』王老漢搶着說。『咱巴不得他能活二百歲，那裡還有什麼人打他的主意！』

另外一個老鄉惋惜道：『唉，同志，可惜毛主席去不到你們那邊，他去得到哩，那邊的受苦人一定也擁護他的！』

『他去得了啊。』南京人答。

『不是老蔣不讓去嗎？』一個農民問。

『他人去不了，但是他的主張去得了啊。鄉下的農民，城裡的工人和學生都盼望他哩。』

他們熱烈地談論到正午，大家都把心裡的話說盡了，才肯陸續散去。

從這一天起，吳老太太熱烈地響應着邊區的每一個號召，做起事來，常常跑在男子

漢的前頭，跑在青年人的前頭。

十年過去了，經過了大生產運動，植棉紡織運動，識字衛生運動等等，雖然在國民黨越來越瘋狂的經濟、軍事的重圍封鎖之下，但由於軍民的堅決克服困難，吳老太太的家，終於和許許多多邊區老百姓的家一樣，大大的改了樣：

她那單間的房子，現在變成了三眼新窑；母驢死了，但給他們留下了一條結實的叫驢，還添買了一條牛。至於他們全家穿的蓋的，都換上了新的。大兒子當了區長，大媳婦養了兩個胖娃娃還當上甲等紡線英雄。小兒子已娶了親，參加了自衛軍。吳老太太以六十三歲的高齡認識了二百七十個字兒稱於區上。

她的步伐不似當年那麼靈活了，但精神却那麼健旺和愉快，只要一接觸她，她立刻就會把這種精神傳染給別人。她最喜歡舉起雙手來學着毛主席的姿態說：

『我們有這個啊，我們有這個啊。有了勞動的手，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說完，她便張開牙齒幾乎全落的嘴巴，呵呵大笑。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胡軍進犯延安。延安的軍民，在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以後，便主動撤離這座空城。這時吳老太太已經病倒兩個月之久了，他拒絕了兒子媳婦的勸告，堅決留在延安。

『我要親眼看看胡宗南在這裡怎樣死法。』

山溝、河橋、地裡，都佈滿了地雷，不是本地人，不敢往前邁一步。最後的掩護部隊撤離了半小時以後，蔣胡軍才吶喊着，壯着胆子衝進了延安城。

當蔣胡的士兵捉住了吳老太太的時候，如獲至寶，輕蔑地笑道：

『我以爲延安藏了些什麼寶貝，原來留下了一個乾癟的老婆婆！』
另一個士兵吐了口唾沫說：

『這老狗爺的，想玩一下我還嫌她費事！』

匪徒們淫褻地狂笑着。一個下級軍官擠上前來，喝開士兵，單獨問吳老太太道：

『你是這兒的居民麼？』

吳老太太點了點頭。那下級軍官又問：

『共軍的主力往那裡退呢，走了多遠？』

她顧手往前一指，沒力地說：

『誰知道他們走多遠，三天前就撤走了。』

那軍官頓足道：

『三天以前？唉，上了共匪的當！可恨我們的上級胆小如鼠，老用炮轟，不敢進來像這樣的土山，就是把美國的炮彈轟完了也轟不平的。——那麼，掩護部隊往那條路

上撤走的？」

老太太更沒力地往狹隘的山道一指：

『走有半頓飯工夫了，腿快的，也許追上了。』

下級軍官聽了，抽身便走，打算向上級報告，可是老太太又把他叫住：

『我看你長官還是個老實人，不瞞你說，他們埋了很多地雷呢。你們如果要追，通過這條小路時要快，越快越好，但上了大道哩，却要按邊走，小心走。』

軍官一面謝了老人，一面叫弟兄把她看住。

他們派了一連騎兵，依了老女人所指示的方向，飛騎追去。

吳老太太坐在自己門前的石礮子上呻吟着。當獸蹄奔馳通過狹道的時候，可怕的，震耳的爆炸聲在山溝裡擲激着，四五十個士兵和馬匹全屍體橫飛。鮮紅的血液像雨後的山溪似地，沿着受了屈辱的山坡流向大道。

她病忽然好了，她精神抖擻地大笑起來。好像另一種炸彈在她體內爆炸似地，她竟笑到不能抑止。可是她馬上被許多魔手抓住了。有一個士兵已經瞄準了她。但是剛才那個下級軍官把他止住了。他親自走近老人跟前，彎頭虔誠地問道：

『你這樣做，你知道你坐死嗎？』

『知道。』她斂住了笑答道。

『你到底爲了什麼呢？我不明白。難道有什麼東西，比生命更可貴嗎？』

『爲什麼？我們爲了他！』她嚴肅地厲聲說。

『他是誰？』他詫異了。

『他是毛主席！』

『他逃生了，你却在這裡替他死！』

『他和咱永遠在一起，咱不會死，咱一定要勝利！』

『你爲什麼叫我們過狹道時快點跑過去？』

『這樣，可以多死幾個。』

下級軍官點了點頭，這才算明白西北的人民。他把談話作了結束，隨即拔出盒子槍來對着吳老太太的胸膛，連開三槍。

這位老太太，拿她對無產階級的忠誠和機智，去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她那臨終的暈迷的腦筋裡，又一次浮起了那種忽然高亢，忽然低沉的波浪式的音調。——那充分表現了西北人民準備付出一切去戰勝敵人殘酷的進攻的歌調來。

一九四七，馬克斯誕辰。